

◆ 人间写真

苗子国的水花与鱼鳞

徐厚花

我家旁边那口老水库的水，一寸一寸地瘦下去，露出平常看不见的泥滩与石坡，独属于苗子国的节日就开始了。

消息像风吹过麦田一样快。左邻右舍的老老少少，提着桶、拿着网、扛着自制的家伙，从各条小路汇到岸边。笑声、喊声、水花声，一下子就把冬日的寂静搅乱了。空气里漫开泥土的腥气、水草的清气，还有一股蠢蠢欲动的对收获的期待。

我家孩子不爱吃鱼，我便没准备工具。但这样的热闹，是忍不住要去看的。去岸边站一站，也是提前感受年味。

水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、热闹的浅塘。男人挽起裤腿，深一脚浅一脚，眼睛像探照灯似地扫过浑水，手里的网兜猛地一沉，再提起时，便有银光晃眼。女人们在稍浅的地方围堵，小小的虾子在指缝间溜走，引来一阵惊呼和欢笑。每个人都拎着或大或小的塑料桶，桶壁渐渐响起“噼啪”的声音，银亮的水花四溅，喜悦漫过心头。

他们不说话的时候，空气里只有鱼儿扑腾的声音，每个人都成了专注的猎手。有谁捞着一条大鱼，四周会立刻响起惊叫声，捞到鱼的人脸上便漾开一圈藏不住的笑意，像



捕手 汤青 摄

石子投入水中。那笑，朴实又明亮。

隔壁阿叔的桶快满了。他点起一支烟，眯着眼看着水面，不急着再动手。那神情，不是疲惫，而是一种满满的、快要溢出来的心满意足，好像捞起的不是鱼虾，而是一整年劳作后，大自然慷慨馈赠的最生动的年货。

站了许久，鞋边沾了泥，我要回家了，他们也要回家，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。桶里的扑腾声，伴着星星点点的笑声，散入逐渐升起的炊烟里。

我突然觉得，苗子国的年，或许就是从这一网兜开始的，它捞起的，不只是一餐鲜味，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仪式——用一场集体劳动的热闹，洗去旧尘，用实实在在的收获，填满对日子最朴素的信心。

他们拎着沉甸甸的桶往家走，仿佛拎回了一桶生动而沸腾的年味。

◆ 生活流水

腊八的味道

史国武

腊八粥，是腊八这一天的魂。在枞阳的乡下，熬粥是件郑重的事。红枣、桂圆、莲子、红豆、糯米，每一样都是早就备下、精挑细选过的。虽不必如旧时那般守着炭炉、铁锅熬煮整夜，却需用文火慢煨。老人们总说，这碗粥聚着天地初发的生气，是滋养，更是祈愿——来年五谷丰登，家人安康。

腊八，亦是扫尘启新之时。家家户户洒扫庭除，务求窗明几净，以崭新的面貌迎候新年。这边灶上粥香袅袅，那边屋舍清气朗朗，年味，便从这温暖的烟火与明亮的洁净里，悄然生发。

与粥香、尘嚣相伴的，是过腊八时琐碎而欢欣的

忙。街头巷尾，炒米、炸果子的焦香已开始勾人馋虫；磨糯米粉、打年糕的木槌声，“咚咚”地敲打着；做豆腐的人家，将卤水缓缓点入豆浆，凝成白玉般的膏腴。自腊八起，镇上的年货大集便热闹开市，一直要喧嚣到大年三十。

腊八，也是归家的集结号。粥香飘起，在外的游子，不太忙的，开始收拾行囊；尚在奔波的，盘算着赶在腊月二十四小年之前回到家中。故乡的腊月，便在这日渐密集的脚步与愈发浓密的炊烟中，一寸寸鲜活起来。人们采买烟酒茶糖、糕点新衣、香烛。杀年猪的吆喝声开始在村头巷尾此起彼伏。家中的八仙桌上，象征丰收的五谷与那碗浓稠的腊八粥静静并置，一旁或许还搁着未剪完的窗花红纸。桌上空出的位置，正静候着年糕的糯白、豆腐的清香、腊味的醇厚。熬好的粥，常被主妇们细心分装，贴上小小红签，赠予邻里亲朋。

腊八是一场从舌尖到心田的盛大动员，一次从家门到巷陌的温情蔓延。从感恩旧岁的馈赠，到筹备新年的盛宴，腊八就像一个温润而坚定的转折点，让腊月循着古老的时序，一步步走向年的至浓至情。

◆ 流年碎影

雪落有声

张叶红

清晨六点多，天还暗着，无风无雨，地上湿漉漉地泛着幽光。我赶往停车场，远远看见一排排车子分外整齐，都像盖了层白布。走近才看清，原来是夜里悄悄积下的新雪。绒绒的，厚厚的，像怕惊扰人间清梦，特意给这些钢铁家伙披上的松软被子。2026年的第一场雪，就这样静悄悄地来了。

还没进校门，欢笑声就先涌了过来。上课前的操场成了热闹的雪国。小小的身影裹着鲜亮羽绒服，像彩色的点子，在白云上跳动。他们抛雪球、堆雪人，你追我赶，空气里满是清冽的生气。铃声响起，孩子们跑向教学楼，脸蛋红扑扑的，呵着白气，眼里还留着光。我想，雪天的课，开头总会宽容些吧。老师们看着他们，大概也会想起自己沾满雪花的童年。正想着，一个女孩抱着雪人跑进大厅——雪人围了蓝色塑料袋做的“围巾”，胸前用黑笔写着班级。班主任群里很快出现了她的照片。看着那笑容，我不禁想：我们大人心里，何尝没有住着一个爱雪的孩子呢？

最早关于雪的印象，带着墨香。二十出头刚教书时，心里满是憧憬。一场大雪后，我写了篇散文寄给《安庆日报》，竟然登了出来。具体内容早忘了，只记得印成铅字的姓名和师长的赞许，让那个年轻的我，在冬天里感到滚烫的鼓舞。那时的雪，是纸页间的洁白，是青春的悸动。

后来，生命中多了个小小的人。儿子上小学时，一个寒假雪下得很大。我约了两位朋友，带着三个孩子去城郊大桥。那里有面长坡，积雪后成了天然滑梯。我们带了垫板，根本没用。孩子们欢呼着直接坐上去，“哧溜”滑下，像三只快活的小兽。滑到底又爬上来，一遍又一遍。我们大人站在坡顶，寒风扑面却不觉得冷，只笑着喊：“慢点！”“衣服湿了吗？”他们清脆地回答：“没有——好玩极了！”那笑声，似乎能把整个冬天的阴沉都洗净。回家才发现裤脚鞋袜全湿了，心里一紧，他们却活蹦乱跳。现在想来，那坡上的雪，是母亲的牵挂，是童年的印章，是一种被纯粹快乐包裹的暖意。

2023年冬天的那场雪，有不同的意味。12月18日，小雪纷飞。局领导来校宣布新任命。局长看着窗外的雪片，温和地说：“瑞雪兆丰年，实验中学的未来会更好。”话很朴实，却像种子落进心里。两年多过去，学校的发展，也真如那场雪预告的丰年，一步步走得踏实。那天的雪，成了记忆里一个晶莹的注脚。

最难忘的是2024年2月1日的那场雪。快过年了，我随市教育局和十几位校长去皖北对接教育资源扩容。午后从太湖出发，一路向北。过合肥后，天色渐沉，飘起雪花。越往北，雪越大，漫天皆白，高速公路最终在淮南附近堵死了。车窗外是无边飞雪；车厢里是焦急等待。好不容易下了高速，车却冻得发动不了。一行人站在冰天雪地里，想尽办法，车子才重新轰鸣起来。到怀远时，已是凌晨。胡乱吃了凉透的外卖，疲惫淹没所有人。

第二天是皖北小年。风雪未停，皖北的十一位校长也穿越雪幕，聚到怀远实验学校。在那里，我第一次见到凤台五中的郑校长——一位爽朗干练的同行。我们互加微信，双手一握，像是接过了同一份风雪兼程的承诺。两校的缘分就此结下，往来合作日益密切。后来相聚时，郑校长提起那个风雪小年，笑道：“我和张校，那可是真正‘共白头’的交情。”大家都笑了，我却听出了这话背后的分量。那一路的雪，是扑面的寒，是跋涉的苦，是肩上的担子，更是一颗颗为了远方学子、愿意在年关顶风冒雪而行的真心。它不再只是浪漫，沉淀成了一种更厚重的东西。

2026年的第一场雪，静静地下。它盖住操场，落在枝头，也落进我心里，漾开一圈圈记忆。从青春抒怀到亲子相伴，从事业新程到同道共行，这一场场雪，像时光的信使，标记着生命不同段落。它们有时轻盈如诗，有时酣畅如歌，有时冷峻如前行的号角。但无论如何，雪花落下时，人间总有些东西被唤醒——是纯真，是热情，是责任，是彼此间的温暖。

窗外，不知哪个班的孩子，趁课间又团起了雪球，一阵惊呼与欢笑随风溜进办公室。我放下笔，望向那片莹白的世界。雪落无声，却分明听见了岁月深处，生命生长、心灵回响的声音。

